

南韓「新南方政策」在美國印太戰略的角色：「聯盟理論」途徑

陸軍上校 張玲玲

提 要

與美國為軍事同盟的南韓，長期採「安美經中」政策，並維持「平衡外交」戰略避免陷入選邊站的困境。文在寅上台後，為減緩在經貿上對美中的過度依賴與傾斜，以及爭取對朝鮮半島穩定有所助益，推出「新南方政策」企圖與東協、湄公河國家及印度...等區域組織及國家強化經濟、安全機制的合作。然面對美國無論是川普或是拜登政府時期，因應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都延續了以印太區域為戰略重心的政策，並提出「印太戰略」報告與構想，而文在寅政府的「新南方政策」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的「印太戰略」形成重疊。

身為「中型國家」的南韓面對美中在印太區域的競逐、甚至不排除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之下，該國與其「新南方政策」被納入美國印太戰略的夥伴及合作對象，使其扮演著「利益平衡」的聯盟角色，並藉經濟與外交影響力協助印太區域的穩定，惟在抗中立場上，不願擔負被捲入中美衝突及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之下，仍以兩手策略應對，扮演緩衝、避免觸怒中國大陸。

關鍵詞：新南方政策、東協、韓美同盟、聯盟理論

前 言

數十年來，南韓的國家戰略主軸維持著「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大陸」的原則，或南韓國內媒體與學者形容南韓的現實處境是「安美經中」（安保偏向美國、經濟導向中國大陸）¹。然中國大陸崛起被美國視為一個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至川普時期將中國大陸明確列為「修正主義國家」。而南韓處於中國大陸、美國兩大強權激烈競爭的場域，須將自身放在不

一定是最佳、但是絕對有利位置，以確保「中型國家」的安全與利益。

然國際政治、經濟關注的多以大國為優先，中小型國家都是次要或極次要角色。從華茲(Waltz)的國際體系、國家、個人層次分析影響中小型國家戰略抉擇的關鍵因素，強權一方或兩方提高對中小型國家壓力時，迫使中小國家必須做出抗衡(balancing)、扈從(bandwagoning)或避險(hedging)策略，²難以中立(neutral)。

南韓在經濟、軍力、人口、地理...等

1 '안미경중(安美經中·안보는 미국, 경제는 중국 중시)

2 於下頁。

條件上儼然已成為「中型強國」(Middle Power)，迄今雖保有一定空間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大強權之間迴旋。但在評估南韓考量競爭重要性並制定其政策偏好時，南韓的中等強國身分，最多只能對世界兩大經濟、安全和政治參與者的行動產生部分影響。³然中國大陸在習近平上台之後，積極推動與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外交政策，以及在歐、亞、非洲大力推展「一帶一路」經濟戰略。而美國為了應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將中國大陸列為首要競爭對手，從歐巴馬的「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到川普、拜登的「印太戰略」，將原本「美韓軍事同盟合作框架」納入，致南韓的「平衡外交」戰略受到不小的挑戰。

尤其面對中國大陸因薩德系統部署爭議而祭出「限韓令」，造成南韓的重大經濟損失。對於南韓而言，東南亞的崛起，是重要的新外交方向，⁴等於讓南韓有另一條促進經貿交流合作的再開發空間。2017年11月，南韓總統文在寅訪問印尼，成為「新南方政策」的起點。南韓與東協成為經濟戰略夥伴，強化經貿合作，並互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然南韓的「新南方政策」遇到了美中競逐，中國大陸的

「帶路倡議」和美國的「印太戰略」都涵蓋到南韓與「新南方」要交往的國家與區域，惟南韓是否仍能維持其「平衡外交」的避險戰略？

身為中型國家的南韓面對美、中在印太區域的競逐、甚至不排除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之下，被納入美國印太戰略的夥伴及成員之一，文在寅政府的「新南方政策」能在美國印太戰略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及是否能確實發揮同盟的功能？本文並試圖進一步地探究，南韓同時也受到地緣政治下的中國大陸因素影響，在與美國聯盟的架構下，「新南方政策」為何願意與「印太戰略」合作？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威脅或是為權力平衡？或是單純利益的平衡？

本文採文獻分析法，首先梳理南韓文在寅政府提出「新南方政策」迄今，與美國的政經與戰略互動，以及從聯盟理論檢視南韓與其「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合作的主要因素與角色？

聯盟理論與研究架構

吳玉山提出「中小型國家」面對大型強權的不對稱權力下，「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典範可以提供我們去

2 吳玉山，〈兩強間中小國家的抉擇：一個理論的視角〉，吳玉山、楊三億(編)，《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臺中：奇果創新，2019，頁5。

3 Snyder, S. 2018. South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Autonomy and Alliance in an Era of Rival Power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7.

4 王文岳，〈韓版「新南方政策」踏上印尼征途〉，《錢進新南向》，2018(SEPTEMBER)，頁37。

理解「中小型國家」面臨外部強權時的回應。以「權力平衡」來說，若是為了降低戰略不確定性，「中小型國家」採取「抗衡」策略，不僅因其對手權力差距龐大，無論是採取增強軍備的內部抗衡或軍事結盟的外部抗衡，都是成本龐大的選擇。⁵若是選擇「扈從」，則可能使得本身喪失自主性，甚至最後成為鄰近強權國家的附庸而成為芬蘭化，甚至捲入強權國家之間的衝突之中。「避險」則是用來描述一國同時與目標國交往與防備的兩手策略，此成本較前兩者較低。⁶南韓針對中美兩大強權一向採「交往」與「防備」兩手策略、加上「模糊戰略」，以達「避險」目標。

綜觀「聯盟理論」的研究，現實主義的分析係最為全面和具系統性。聯盟是以利益為目標、和行為導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通過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定，建立的義務和收益的交換關係。現實主義學者雖對於聯盟形成的原因有不同的觀點，最主要的成因是面臨共同威脅的國家彼此加強安全合作，但追求共同的利益、意識型態連結、外交經濟援助、政治滲透等也能成為聯盟關係建立的輔助或獨立因素，惟效果較不明顯。⁷同時，根據聯盟動機的不同，現實主義聯盟理論可以

被分為「均勢聯盟」、「威脅聯盟」和「利益聯盟」理論。

南韓在二戰、尤其韓戰之後，因北韓的軍事對峙與威脅，和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維持迄今。在美中於亞太區域競逐之下，韓美同盟被美國視為戰略夥伴的關鍵力量之一，適逢南韓文在寅政府的「新南方政策」主要合作對象也位居印太區域。南韓的「新南方政策」具有多重戰略考量。南韓在於拓展外交戰略空間，緩解區域競爭壓力，減少對中美的貿易依賴和政治風險之外，就是在實現外交戰略選擇多元化和平衡外交。文在寅在印尼出席「南韓-印尼商務論壇」時提及：「南韓在亞洲的外交大多是針對日本、中國大陸和俄羅斯，但我認為應該拓展新的視野。」這也是南韓的「平衡外交」戰略，但也意謂著承認南韓受到大國在分裂的半島上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影響。長期以來，南韓的外交政策議程幾乎除了以朝鮮半島局勢為主軸之外，其他完全是常被中、美、俄、日四個大國牽動。

此外，南韓面臨中美競爭加劇，同時也處在地緣政治的中國大陸因素下，長期以來所遵循的「平衡外交」戰略隨時都有可能被迫打破，甚至必須走入選邊站的困境。另一方面，南韓又身為美國印太戰

5 吳玉山，〈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09，頁30。

6 盧業中，〈擺盪在兩強之間：文在寅總統時期的韓美中關係初探〉，吳玉山、楊三億主編，《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臺中：奇果創新，2019，頁177。

7 陳麒安，〈聯盟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2008(26)，頁133。

略夥伴的一員，從南韓非積極主動自願情況下被納入戰略夥伴看來，影響南韓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合作的關鍵因素為何？是為了權力、威脅或是利益平衡？

首先，先從古典現實主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與結構現實主義華茲(Kenneth N. Waltz)提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意即若干國家追逐權力，各自試圖維護現狀或推翻現狀，勢必形成權力平衡的態勢，並須維持此態勢的政策，其中「聯盟」的方式又是最為重要的。⁸後來瓦特(Stephen M. Walt)提出「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觀點，亦即「制衡」(balance)是透過聯盟以反抗主要的危險，「依附」(bandwagon)則是與主要威脅聯盟。⁹從南韓「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聯盟的形成原因來看，可先排除「權力」與「威脅」因素，緣於南韓的「新南方政策」也與中國大陸「帶路倡議」合作，故可直接採「利益聯盟」解釋其目的。所謂「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是指國家往往是考量利害關係後選擇了依附(bandwagon)來獲取和確保利益。¹⁰

南韓位於與中國大陸相鄰的朝鮮半

島，常被稱為「緩衝帶」，其戰略位置與軍事部署同時又是美國在東亞與太平洋安保的要角。故文在寅試圖以「新南方政策」提升為南韓所謂系統性的「新區域主義」戰略，並希望利用「新南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相對規模和地理位置的最佳戰略，但其也應該與「避險」以及南韓人在歷史上希望避免被捲入大國競爭的期望相關。故本文藉「聯盟理論」途徑來檢視南韓「新南方政策」與美「印太戰略」形成聯盟的主因？此對美國印太戰略是否有補強作用？

「新南方政策」與「印太戰略」的互動

專研南韓外交事務研究員史耐德(Scott A. Snyder)提出南韓的行動主要受到三個主要考慮的影響：首先是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相對實力，其次是北京和華盛頓領導人的意圖，特別是與朝鮮半島有關的意圖，以及南韓國內菁英和輿論對在外交事務中建立更加獨立自主的姿態之渴望。後一種考慮建立在一種由現實權力競爭的歷史經驗和數百年來對南韓命運由外部行為者決定的敏感性所制約的情緒之上。¹¹故

8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 187.

9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Spring, 1985), p. 4.

10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1997), p. 929.

11 Snyder, S. "South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Autonomy and Alliance in an Era of Rival Power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4.

另亦可在領導人、國內與國際不同的層次來觀察南韓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聯盟合作的主要因素。

一、南韓「新南方政策」

首先針對領導人部分。歷任南韓總統都表明他們希望在外交政策方面將自己定義是一位「戰略創新者」。1990年代初期盧泰愚的北方政策就是屬此傳統的例子，最顯著的是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以及盧武鉉和文在寅的類似倡議。1990年代中期，南韓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後，金泳三提出的「全球化戰略」或「世界化」，目的即在提高南韓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尤其是在東亞區域上的地位。李明博於2009年3月啟動了「新亞洲構想」(New Asia Initiative, NAI)，將此一想法付諸實踐。

接著朴槿惠於2013年10月推出「歐亞倡議」，以李明博的「新亞洲構想」為基礎，旨在對接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設想兩韓和中國大陸之間雄心勃勃的新貿易、投資和運輸建設，並向西延伸穿過亞洲到達歐洲。此和加強與亞洲大陸對接的承諾相結合，故持續專注於新的結構性和制度性項目，例如「東北亞和平與合作倡議」(Northeast Asian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 NAPCI)、推動「中等強國合作體」(MIKTA, Mexico,

Indonesia, the Republic of Korea, Turkey and Australia)，以加強五個中型強國之間的合作，希望成為主導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力量。文在寅政府在2017年推出「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時，也表現出渴望展示其制度創新能力。¹²

朴槿惠因「閩密事件」遭到彈劾後，親北、左派的文在寅當選大韓民國第19任總統，上台後面對複雜的亞太地緣政治，思索南韓如何在美、中兩大強權的競合關係與朝鮮半島情勢始終處在懸而未決、軍事對峙之下，積極尋求最佳生存空間。其中，文在寅在經濟政策上為了分散投資過度集中於中、美兩大強國的風險，以避免重演「限韓令」慘案，於2017年11月出訪東南亞國家之際，在印尼首次提出「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 NSP; 신남방정책)構想。文在寅於就任後發布的區域外交政策可以看出，以「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簡稱「東協」)和印度為主要對象的「新南方政策」，是與「新北方政策」、「東北亞和平合作平台」，成為南韓政府的三大外交政策，¹³足見符合其「平衡外交」戰略並為達到「避險」目的。

南韓政府開始高度關注「東協」、提出「新南方政策」主要有兩大背景：首先是南韓外交多元化的意願。「新南方政

12 Balbina Y. Hwang, "Nor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view from South Korea," *East Asia*, 2019, No. 36, p.130.

13 나용우, 신남방정책·신북방정책 추진전략과 정책과제(서울: 통일연구원, 2020), p.19.

策」是南韓外交在過去面臨大國所帶來的戰略壓力的延伸，是對大國外交片面性的反思。長期以來，由於朝鮮半島問題，南韓外交幾乎將絕大部分的資源用於管理大國和朝鮮半島的問題，導致以管理當前外交問題為重點，反而未能前瞻未來及為未來做好準備。南韓當前通過與更多地區和國家建立網絡，俾具前瞻性外交來應對大國壓力和朝鮮半島問題。為此，南韓的外交範圍需要進一步擴大，多數人認為擴大外交範圍的最合理的起點就是「東協」。¹⁴

其次，「東協」不僅是南韓克服偏重大國外交的替代方案，而且東協本身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東協目前正在經歷經濟增長，就其未來潛力而言，它對於南韓的利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此外，鑑於東協未來的重要性以及現實的合作關係或互動，與東協合作相較於朝鮮半島周邊大國，對南韓國家利益也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新南方政策」可以說是試圖根據東協的重要性，在南韓外交議程上為東協尋找合適的地位與定位。

文在寅率先藉「元首外交」方式大力推銷「新南方政策」，先以東協國家、印度為主要積極加強發展經貿關係對象。此階段的「新南方政策」具有3項特色：其一，回應東協的「以人為中心」共同體

整合議程；其二，運用元首外交的管道，表達對聚焦東南亞與印度的政治承諾；其三，以經貿連結鞏固政治合作網絡，特別是結合南韓的特色與強項，爭取東南亞國家的支持。¹⁵

2017年11月，南韓總統文在寅拜訪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wi)後，除了將雙邊關係提昇為「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外交國防2+2會議」，將「軍工領域」作為雙邊戰略合作與互信的重點項目，並以此為「新南方政策」的起點。其「新南方政策」主張是以「人民」與「繁榮」、以及「和平」的「3P」為原則。其中「以人為本」的合作價值也受到東協的歡迎，符合東協經濟共同體「以人為本的作法」(people centred approach)和「關心彼此的社會」(caring society)之途徑與脈絡，領域也包含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及擴大社會文化交流與深化。在經濟合作上，南韓政府跳脫過去所追求的重商主義，變成追求雙贏的經濟合作。換言之，南韓支持東協的經濟增長，這種支持將帶來東協的經濟增長，不斷增長的東協經濟也可望幫助南韓未來經濟大幅增長。

值得一提的是，「新南方政策」的「和平」(peace)原則在尋求建立一種新的地位，作為一種力量，通過採用超越安全對話的和平對話，維護區域和平並進一步

14 최영중, “인도태평양 시대 한국의 ‘신남방정책’과 새로운 지역주의 전략의 모색,” 동북아연구 (2019. No.34, Vol. 1), pp. 20-22.

15 蕭新煌、楊昊，〈從台灣的新南向政策看南韓新南方政策：再探以人為中心的區域戰略〉，《放眼東協》，2019年，40期，頁85。

積極建設「和平」。即使是大國也無法否認的和平辭令，可以成為當地中小型國家的一大道德武器。尤其是南韓與東協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往往集中在個別國家的安全問題上，它們沒有共同的安全風險。

南韓文在寅政府推行「新南方政策」之後，與東協再訂定經貿相關協定、定期召開峰會、招商投資交流...等，已形成制度化，使「新南方政策」能夠融入東南亞。2019年11月24-27日文在寅趁在釜山舉行的「南韓-東協特別峰會」暨首次「南韓-湄公河國家峰會」中積極推銷南韓與東協「相生繁榮」的共同願景，藉機推動「新南方政策2.0」，擴展南韓經貿合作交流對象國，並深化及提升與東協的關係，也為該政策樹立了新的里程碑。¹⁶

文在寅的「新南方政策」除了加強與東南亞的聯繫，並提出新的多邊倡議，同時也與「帶路倡議」、「印太戰略」共同合作，在拓展向西經濟版圖的目的外，也期望印度、東協等國參與朝鮮半島問題，有助半島的和平穩定。另由於美、朝兩國關係的波動和其它不確定因素，南韓的「新南方政策」也彌補會面臨被大國冷落的風險，轉向「東協」也是另一個不是最好、但是較佳選項。因此，「新南方政策」的另一個目的也能減少被大國支配，增強外交選擇自主性，通過加強與「東

協」的合作與聯繫，防止在其它戰略選擇失靈情況下，可以倚重「東協」作為第三種戰略選擇來解決區域問題。¹⁷

二、與「印太戰略」的互動與進展

美國在二戰結束後，為了防止蘇聯控制整個朝鮮半島，故支持李承晚成為南韓首任總統。之後，美國支援韓戰，締結軍事同盟關係，延續美軍長駐朝鮮半島協助抵禦北韓可能南侵，也是美國軍力部署東北亞得以向外延伸的重要海外據點。但美軍長駐南韓並非無償支援，南韓亦須負擔高額軍費，尤其戰時作戰指揮權轉移時間一再延宕，執政者亦須面對國家安全需求與主張南韓完全自主的民意壓力。

其次，2016年1月6日北韓實施聲稱是氫彈的第四次核試驗，時任親美、右派的18任南韓總統朴槿惠促請中國大陸遵守承諾制止北韓的行為；同年2月7日，北韓發射光明星4號地球觀測衛星並進入軌道。面對北韓飛彈核武的軍事威脅，美韓多次磋商，7月8日美韓兩國正式宣布落實部署「終端高空導彈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以下簡稱「薩德」)。這種威懾力在兩個方面得到加強。其中一種方法是保護美國和南韓軍隊在南韓境內的聯合軍事資產免受來自北方的潛在攻擊。另一個是幫助解決第二個地區參與者-中國大陸帶來日益嚴

16 박정엽, “文대통령 "아세안 10국과 마담길 열었다...이제 부산서 대륙까지 육로 남아”, 조선일보, https://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11/27/2019112702391.html. (2019.11.27)

17 馬銀福，〈“新南方政策”視角下南韓-東盟關係：現狀與前景〉，《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0年第2期，(2020)，頁78。

重的安全挑戰，中國大陸威脅到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的戰略資產。¹⁸朴瑾惠政府同意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因其有效距離也涵蓋到鄰居中國大陸的範圍，除了使中韓兩國停止許多項重大交流之外，中國大陸於同(2016)年9月使出「非官方制裁」的「限韓令」，南韓旅遊市場遭抵制，韓企也紛紛撤出中國大陸，嚴重衝擊南韓經濟，損失慘重。目前「限韓令」雖緩解，但讓南韓深刻體認到「不能將大部分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翌(2017)年川普11月的「亞洲行」當中，特別強調「美韓同盟」是印太地區安全的關鍵。12月18日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為印太戰略先行熱身。2019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提出《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強調與日、韓、澳、菲、泰等國深化合作。同年11月2日，適值美中貿易戰嚴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R. Stilwell)與南韓外交部部長助理尹淳九(윤준구)在泰國曼谷出席「東協高峰會」時機，兩國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¹⁹被中方

視為這是南韓與美國簽訂了參與美國「印太戰略」的首份協議。引發中國大陸質疑此係有助於南韓進一步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甚至認為在加強與美國力推的印太戰略對接。²⁰

接續美國國務院11月4日發表的《自由開放印太：促進共同願景》報告(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此與上述的《印太戰略報告》兩份重要的政策文件，是美國政府對印太倡議的願景、構想、與行動規劃，也是其在印太地區之政策綱要的輪廓。當中關於「雙邊夥伴關係」部分，美國提出對印太地區的願景和作為，「緊密結合」(aligns closely with)了日本的「自由開放印太概念」、印度的「東進政策」、澳洲的「印太概念」、臺灣的「新南向政策」、以及包含南韓的「新南方政策」。故南韓基於朝鮮半島的安全、穩定與國家利益，其「新南方政策」似乎展現出與美國「印太戰略」在形式上接軌，惟美國主動將南韓納入其中，卻使南韓面對中國大陸顯得有點尷尬。

直至2019年6月30日南韓總統文在寅

18 John Nilsson-Wright & Yu Jie., *South Korean foreign policy innovation amid Sino-US rivalry: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managed ambiguity*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2021), p. 19.

19 이고은, 외교부 "강경화, 17일 스틸웰 미국무부 차관보 접견", 뉴스핌, <https://www.newspim.com/news/view/20190716000773>. (2019.7.16)

20 范凌志 王偉，〈韓美簽署首份印太戰略合作檔，韓媒：美要韓選邊站的壓力越來越大〉，《環球網》，<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Bj5>(2019年11月5日)；李旻，〈[「印太」專輯]南韓「新南方政策」為何向美國「印太戰略」靠攏〉，《中國智庫網》，<https://www.chinathink 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t5ms2b62> (2019年12月10日)

與前美國總統川普在青瓦台舉行共同記者會時，首次表示將推動南韓「新南向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之間的合作。²¹2021年3月18日韓美舉行外交、國防部長2+2會議，雙方稱此次會談再次確認了韓美同盟是朝鮮半島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繁榮的核心，表示在全球性威脅日益嚴峻的形勢下，韓美同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²²雙方表示，將繼續加強韓美同盟防衛能力，並再次強調通過聯合軍演等維持針對共同威脅的聯合防衛體系的重要性。5月華盛頓「拜文」會後，拜登與文在寅一起發表《美韓聯合聲明》，其中談及美韓關係對維持東北亞和印太地區穩定局勢，作用尤關重要。此行使南韓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合作意向較為明確。

三、韓美聯盟的中國大陸因素

自1980年代後期，當南韓總統盧泰愚尋求與中國大陸的外交關係正常化以來，四個關鍵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南韓對中國大陸的示好：(一)北韓的戰略挑戰；(二)自由化和快速增長的中國大陸市場提供的貿易和投資機會；(三)共享文化、教育和歷史經驗，將中國大陸、韓國兩國聯繫在一起；(四)個別南韓總統的政策偏好。²³

文在寅政府推出「新南方政策」與東協、印度...等國強化經濟、安全等機制多方面的合作，其目的雖為減緩在經貿上對美、中的過度依賴與傾斜，以及爭取對朝鮮半島穩定有所助益，然其同盟國、也是霸權國的美國，無論是川普或是拜登政府時期，為因應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延續了以亞太、印太區域為戰略重心的政策。故在亞太區域重疊的文在寅政府與其「新南方政策」，面對美、中在印太區域的競逐、甚至不排除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之下，對於與美國本具軍事同盟關係的南韓也被連動到；美國將南韓納入印太戰略的夥伴，在圍堵和牽制中國大陸的目的之下，「新南方政策」也被夾在其中。

南韓有感於世界經濟區塊化的影響，而中國大陸為其最大的貿易夥伴，即便美國不喜看到南韓參與對接「帶路」倡議，文在寅仍積極試圖參與，主要目的係為了國家經濟戰略利益，政治戰略考量則為其次。南韓早於2015年3月即以國家利益為由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亞投行)，甚至兩年後的2017年6月16日在濟州島舉辦「亞投行第二屆年會」，並且捐助資金，期望透過國際關注，以吸引「亞投行」投資朝鮮半島基礎

21 文在寅2019年6月30日與川普會面後宣布：「在公開、包容、透明的區域合作原則下，我們(韓美兩國)同意推動南韓『新南向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和諧合作。」

22 손덕호, “블링컨과 회의 후... 정의용 "미·중 하나 택하라는 것은 불가능, 모두 중요”,” 조선일보,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21/03/18/2021031802727.html.(2021.3.18)

23 Chung, J-H.,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25-226.

建設。²⁴

在經濟方面，南韓雖與中國大陸在帶路倡議上對接，但事實上在東協的貿易是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而減損的。2017-2020年，南韓在東協10國進口市場的份額從7.7%下降到6.9%，下降了0.8個百分點。當時，中國大陸因中美貿易戰對美國出口困難，擴大對新南方國家的出口，市場份額從20.0%上升到22.4%，上升了2.4個百分點。所以南韓與帶路倡議的對接未能對其「新南向政策」在東協增加利多、反而減損。故「新南方政策」雖未能完全達到文在寅政府所設定在東協的預期經濟目標，但在總體經濟上仍是成長的。(2020年南韓-東協10國經濟目標達成率如圖1)

另剛上任時的文在寅為了解決與中國大陸的「薩德」爭端，以「三不限制：不考慮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及為了不損害中國大陸戰略安全利益而限制使用」的承諾，方與中國大陸逐漸恢復高層交往，促成文在寅順利訪中。²⁵不過在國內層次部分，文在寅此舉也引發國內反中人士的不滿，認為文過於逢迎中國大陸，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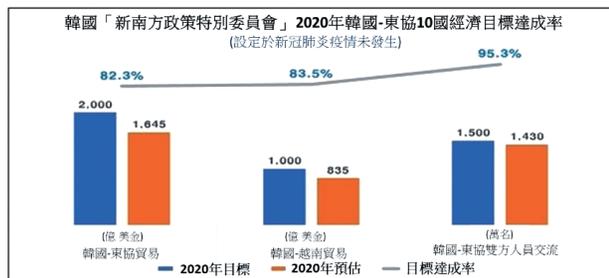


圖1 南韓「新南方政策特別委員會」2020年南韓-東協10國經濟目標達成率

資料來源：김보경, “전경련 “중국·대만에 밀려 신남방정책 경제 성과 흔들”, ” 연합뉴스,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10720157700003>, (2021.7.21); 南韓전국경제인연합회提供。

上之前由於中國大陸對薩德飛彈防禦系統入韓而對南韓採取經濟報復措施，中國大陸在南韓人心中的印象在2017年時急劇惡化。²⁶

中國大陸雖強烈抗議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但目前情勢因文在寅政府的積極善意回應而有稍緩和，且無持續再強烈要求南韓撤除「薩德」行動，惟在中美關係走向對抗之時，中國大陸與南韓盡量維持友好合作關係仍是絕對有利。但在政治與外交方面，南韓一直保持「模糊戰略」以避免捲入中美的爭端。南韓國內在野黨一直質問文在寅政府有關習近平何時回訪，²⁷畢竟「元首互訪」對雙方關係的定

24 이현승, "AIIB 회원국, 파리협약 이행해야" 친환경 강조한 한·중 정상, 조선일보,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7/06/16/2017061602145.html> (2017.6.16).

25 전중선, ‘한중관계 회복’, 중환구시보 10 대 국제뉴스로 선정, 서울경제, <<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10P20YL1UE>> (2017.12.30)

26 參考 통일부, 우리는 통일을 원하지 않는다? 남한 사람이 보는 통일, <https://blog.naver.com/gounikorea/222535922978>, 대한민국 통일부, (2021.10.13)

27 文在寅於2017年12月首次訪問中國大陸，後於2019年12月藉出席韓中日高峰會談機會第二度訪問中國大陸。但雙方均聲稱受COVID-19疫情影響，習近平的回訪日程迄今尚未敲定。

位是一項檢驗指標，也代表文在寅政府在對中的外交政策上算取得佳績，更意味南韓能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

中韓兩國之間關係現階段屬友好關係，雙方也積極希望加強戰略合作。去年4月3日韓中外長會晤上，兩國元首同意通過「新南方政策」與「一帶一路」對接的兩國經濟合作聯合方案，加快第二輪經濟合作談判；5月份中國大陸駐韓大使也投書爭取「一帶一路」與「新南方政策」戰略對接。²⁸

另以去年6月9日中韓兩國外長熱線通話為例，南韓強調「高度重視發展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願同中方深化互信，加強各領域合作，為韓中關係注入更多內涵和動力。」中國大陸則批評美國推動的「印太戰略」充滿冷戰思維，挑動集團對抗，不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大局，中方堅決反對，意味中國大陸公開不贊同南韓加入，但在經貿合作、北韓議題上具有合作空間的共識。且在屆臨建交30週年，兩國外長去年9月在南韓、10月底在G20羅馬峰會時機會面次數算密集。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北韓的戰略挑戰以及歷史和文化的相似性，使得南韓避免與中國大陸對抗，同時又須保持與美國的聯盟夥伴關係。

南韓「新南方政策」在印太戰略的角色

一、「利益平衡」形成聯盟主因

總之，南韓「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合作之主要目的為「利益平衡」。南韓夾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兩大強權之間，同時須面對北韓此首要威脅；南韓「新南方政策」不僅與美國「印太戰略」聯盟，也與中國大陸「帶路倡議」對接，故其聯盟目的並非在制衡另一個強權的出現，故不符合採取「權力平衡」的要件。另中國大陸對南韓在軍事或安全上尚未具有明顯敵對威脅，或有招致美國敵對的對手-中國大陸的挑釁或攻擊的顧慮，南韓也不像日本直接針對性指責中國大陸為區域主要威脅，故也沒有須採取「威脅聯盟」的必要。所以可推論南韓在與美國安全聯盟時考量中國大陸因素，或者是與中國大陸經濟合作時考量美國因素之下，南韓「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聯盟所採取的主要是「利益平衡」的聯盟。

2017年9月，文在寅在與川普的聯合記者會上就曾表示南韓外交目標是實現「更加平衡的外交」，其中包括加強與俄羅斯、東協和歐盟的聯繫。因此，「新南方政策」的構想可以概括為一種外交戰略政策，它以更加平衡的外交形式，與傳統的四大外交夥伴同時一起，以追求國家的實際利益。文在寅政府的策略及其在面對美中等強國所施加的限制時，仍能促進南韓國家利益，以及著力希望抵消與北韓的軍事威脅諸多挑戰。另在經濟方面，南韓

28 邢海明，〈回首來時風雨路，更待攜手共前行--邢海明大使在《中國日報》就「中」韓關係署名文章〉，《中國網》，〈http://ydyl.china.com.cn/2021-05/11/content_77487354.htm〉(2021年5月11日)

在2020年更上升至世界第十大經濟體。²⁹

就國際地位而言，參與聯盟可能可以隨著聯盟整體國際地位的上升而獲益。

³⁰川普曾在2020年呼籲擴大G7，將澳洲、印度和南韓包括在內，這增強了南韓獲得國際認可的願望，並與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地位相稱，但中國大陸領導人若認為此舉是新冷戰「遏制」戰略的一部分，當然也會引發北京方面帶來壓力。南韓與過去的行為差不多一致，不得不在中美之間走一條狹窄的政策路線，原因是它不會為了防範不可預測的未來而進行過多的抗衡或避險，而是有選擇性地採取交替或同時涉及與任何一方或雙方合作(雖有時會發生衝突)的政策。³¹「利益聯盟」是南韓文在寅的理性考量之下的較佳外交策略，算是給予美國在外交上的支持，讓雙方都能獲得相對收益。

二、納入抗中聯盟，惟未有著力

美國積極爭取歐亞盟友加入抗中聯盟，南韓也在其中。川普到拜登政府，積極拉攏南韓加入成為印太戰略夥伴，尤其以位於印太區域的東南亞、南亞為經濟拓

展腹地之「新南方政策」，就順理成章成為「印太戰略」爭取合作的對象。

美國在軍事、外交方面也積極爭取南韓加入其印太戰略夥伴之下，南韓也展現誠意，惟南韓仍表現在積極針對北韓問題上面，不願針對中國大陸。去年3月的韓美2+2會議，是近11年來首次美國外交與國防首長同時造訪南韓，美方強調面臨中國大陸和北韓威脅，韓美同盟更顯重要。³²雙方於9月27日舉行第20次「韓美聯合國防協商機制」(Korea-US Integrated Defense Dialogue, KIDD)會議，深入探討在美國「印太戰略」和南韓「新南方政策」等兩國地區戰略方面加深合作的方案。美方提議新設「國防領域工作小組」，韓方給予回應，並將於12月初「第53次韓美安保會議」(SCM)上進一步討論具體事宜。³³但此事直至10月13日南韓國防部方於其官媒《國防日報》公布，美方亦未先行公開前述協商內容，顯見美方不願施壓韓方。

一般認為此舉應該是附和美國牽制中國大陸，但南韓國防部特別強調，韓美

29 Jung Suk-ye, South Korean Economy Ranked 10th in the World Last Year, BusinessKorea, <<http://www.businesskorea.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64252>> (April 8, 2021).

30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s: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0.

31 John Nilsson-Wright & Yu Jie., South Korean foreign policy innovation amid Sino-US rivalry: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managed ambiguity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2021), p.16.

32 문재연, 한미, 첫 대면 2+2회담서 이견 곳곳 노출... '대북정책 조율' 과제, 헤럴드경제, <<http://news.heraldcorp.com/view.php?ud=20210318000723>> (2021.3.18)

33 김용래, 정빛나, 한미, 인도태평양-신남방 연계 국방 워킹그룹 설치 추진, 연합뉴스,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11013030200504>> (2021.10.13)

研討新設國防工作小組不針對特定國家，是符合政府的政策基調，即基於開放、透明、包容原則可與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協作機制進行合作；做如是表示一定也是擔心中國大陸會過度解讀。中國大陸也似乎明白南韓用意，未予譴責，只轉載南韓國內反美立場的媒體文章輕輕帶過。後續在外交仍積極拉攏南韓和「新南方政策」與中國大陸「帶路」倡議對接，並協商可合作項目。

除了提升與東協經濟關係，減小對中美經濟依賴和政治風險，實現戰略選擇多元化和平衡外交，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雖然「新南方政策」提升了東協在南韓外交中的地位，但有部分學者認為不會根本改變南韓以美、中共、日和北韓為中心的傳統外交格局。原因在於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也是促使南韓推進「新南方政策」隱含的內在動力。³⁴不過東協仍只是提供對話平台，但不太可能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發揮關鍵性作用。南韓「新南方政策」亦同，只是在印太戰略中掛名，南韓對於中國大陸始終保持「不得罪」態度，故即便加入印太戰略，也不會放入「抗中」力量。

三、藉經濟與外交助區域穩定

對於一個三面環海的南韓來說，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看，進軍中國大陸雖是

一個絕佳的選擇，但具過度集中的極大風險；故以印度、東協國家為南韓經濟發展的新重點目標，可發揮在區域中的「緩衝」與「中繼」功能。除了能減少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對南韓的經濟衝擊，南韓還是能藉著部分的產業與中國大陸「帶路」倡議對接，亦可獲得中國大陸投注資金於南韓發展的新興產業。另在外交方面，亞洲國家俄羅斯、印度、東南亞等也紛紛尋求與中國大陸在「帶路倡議」上的合作，以致也會擠壓到南韓的外交空間，適南韓以「新南方政策」尋找突破口的時候，並將之納入「區域主義」戰略，以強化在區域影響力的地位。此亦為美國「印太戰略」可運用之點。

南韓學者崔永宗(최영중)認為文在寅是將「新南方政策」視為「區域主義」戰略，旨在形成新的區域秩序，以克服區域層面的衝突和分裂風險，意義也在於敦促致力於區域秩序的形成，同時擺脫過度的自我中心主義，尋求國家利益與區域共同利益的和諧。故適合從「區域合作」和「區域秩序」形成的角度來解決南韓政府所重視的朝鮮半島和平與共同繁榮問題。³⁵亦就是有此意涵，故美國「印太戰略」當然不可忽視此力量與功能，即便美國不好施壓南韓選邊站，但仍須爭取南韓的經濟與外交在東南亞、印度的影響力，以對

34 馬銀福，〈“新南方政策”視角下南韓-東盟關係：現狀與前景〉，《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0年第2期(2020)，頁69。

35 최영중, “인도태평양 시대 한국의 ‘신남방정책’과 새로운 지역주의 전략의 모색,” 동북아연구, (2019. No.34, Vol. 1), p. 18.

穩定此區域必有利而無害。

2017時川普政府發表《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強調在東南亞的菲律賓和泰國仍是美國人的重要盟友和市場，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正在成為美國日益增長的安全和經濟夥伴；「東協」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仍然是印太地區促進自由秩序的區域架構和平台的核心，³⁶並在任內積極與東協國家交往；拜登上台後，也是積極參與東協重要事務，尤其之後，去年10月拜登出席東協視訊高峰會，距離上次川普2017年出席馬尼拉東協高峰會已過4年；拜登在會議上更強調與東協的夥伴關係並拉攏東協參與抗中陣營，³⁷其中當然也包括南韓。在此高峰會前一日，文在寅就先參加第24屆「東協+3(韓中日)峰會」，就加強「東協+3」在衛生、金融、經濟等重點領域合作的方式廣泛交換了意見。在東協峰會中則強調「新南方政策」將繼續加強與東協的合作，另聚焦於北韓核武及朝鮮半島停戰問題。南韓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在亞太區域以其經濟與外交影響力發揮著「緩衝」的角色。

結 語

鑑於美中兩強之間的競爭在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南韓文在寅政府利用「新南方政策」表明與美國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合作，也通過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加強南韓的戰略選擇；另一方面，又與中國大陸「帶路倡議」對接，除了表明南韓在經貿上能同時與中國大陸、東協國家互惠互惠之外，並加強與中國大陸對話，希望與中國大陸一起促進朝鮮半島穩定發展及與北韓和平共處，讓中國大陸也能在地緣上發揮區域政治經濟的功能與角色，並能掌控自主權。

故南韓「新南方政策」在與中國大陸「帶路倡議」對接下，及與美國「印太戰略」形成「利益聯盟」合作，技巧性地避開在美中兩大國之間選邊站的窘境，並在外交空間中保有自主性，仍能維持其「平衡外交」戰略及動態調整，以符合國家利益。亦即南韓遵循「利益聯盟」策略與原則，讓中國大陸與美國雙方都有利可圖，也就是採兩邊都加入、以及兩邊都不得罪的方式，這也緣於南韓領導人文在寅的理性外交決策與決心。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南韓的「中等強國」外交都以雄心勃勃的政策創新和刻意的「戰略模糊」姿態為特徵，以最大限度地在有限的空間裡擴大該國的外交政策選擇。

3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C.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 2017), p.46.

37 自由時報，拜登出席東協高峰會 白宮透露：將提供1億美元共同反制中國大陸，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716753>>(2021年10月26日)

再次，南韓「新南方政策」以「區域主義」策略形式欲提升其在區域的功能與地位，並加大影響力，目前獲得東協等國家認同並逐步形成制度性，尤其南韓與中國大陸、東協都能進行經貿交流與合作，並躋身世界第十大經濟體，這對「中等強國」來說實屬不易，而此「新區域主義」的經濟與外交影響力也成為美國穩定「印太」區域可借助的力量。惟對於在對抗中國大陸的戰略企圖上，南韓為了避免觸怒中國大陸而一貫過去立場，迄今不願表態，故未能有所著力，採等距合作與交往原則，以避免捲入兩大強權的衝突。

韓美聯盟關係原本在川普政府時期更加單邊主義的情勢之下，原本應可能會削弱美國的傳統聯盟關係，南韓的戰略創新角色欲尋求為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新的、更強大的區域架構發揮作用，另美國拜登去年10月底參加年度東亞峰會時宣布將推動「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很可能是未來四年美國亞太政策主軸，可能對美中競逐增加力度，中型強國的南韓又得須面臨戰略的調整，當然也考驗著新任領導人的智慧。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一、王文岳，2018。〈韓版「新南方政策」踏上印尼征途〉，《錢進新南向》，2018(September)：34-39。
- 二、王文岳，2018。〈南韓的東協政策：中等強國視角之分析〉，《東亞研

究》，2018，49(1)：105-144。

- 三、自由時報，〈拜登出席東協高峰會 白宮透露：將提供1億美元共同反制中國〉，《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716753>>(2021年10月26日)
- 四、吳玉山，2009，〈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 五、吳玉山，2019，〈兩強間中小國家的抉擇：一個理論的視角〉，吳玉山、楊三億主編，《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臺中：奇果創新，頁1-21。
- 六、李旻，〈[「印太」專輯]南韓「新南方政策」為何向美國「印太戰略」靠攏〉，《中國智庫網》，<https://www.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t5ms2b62> (2019年12月10日)
- 七、李旻，〈[「印太」專輯]南韓「新南方政策」為何向美國「印太戰略」靠攏〉，《中國智庫網》，<https://www.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t5ms2b62> (2019年12月10日)
- 八、邢海明，〈回首來時風雨路,更待攜手共前行--邢海明大使在《中國日報》就中韓關係署名文章〉，《中國網》，〈http://ydy1.china.com.cn/2021-05/11/content_77487354.htm>(2021年5月11日)

- 九、施正鋒，〈國際政治中的小國〉，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3卷第4
期，1-34。
- 十、范凌志 王偉，〈韓美簽署首份印
太戰略合作檔，韓媒：美要韓選
邊站的壓力越來越大〉，《環球
網》，[https://world.huanqiu.com/
article/9CaKrnKnBj5](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Bj5)(2019年11月5日)
- 十一、馬銀福，2020。〈"新南方政策"
視角下南韓-東盟關係：現狀與前
景〉，《印度洋經濟體研究》，
2020(2)：69-89。
- 十二、陳麒安，2008。〈聯盟理論之研
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
際關係學報》，2008(26)：133-
167。
- 十三、黃載皓，2020。〈中國的帶路倡議
與南韓之外交建議〉，《全球政
治評論》，第71期，39-52。
- 十四、董思齊，2019，〈文在寅總統的
韓半島政策：南韓中等強國的外
交戰略〉，吳玉山、楊三億(編)，
《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
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臺
中：奇果創新，頁196-216。
- 十五、廖舜右，2003，〈現實主義〉，張
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
總論》，新北：揚智，頁35-70。
- 十六、盧業中，2019，〈擺盪在兩強之
間：文在寅總統時期的韓美中關
係初探〉，吳玉山、楊三億主
編，《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

- 中小型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
臺中：奇果創新，頁175-193。
- 十七、蕭新煌、楊昊，2018。〈從台灣
的新南向政策看南韓新南方政策：
再探以人為中心的區域戰略〉，
《放眼東協》，2019(40)：84-
89。

韓文部分

- 一、김보경, "전경련 "중국·대만에 밀
려 신남방정책 경제 성과 흔들",
연합뉴스, [https://www.yna.co.kr/
view/AKR20210720157700003](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10720157700003),
(2021.7.21)
- 二、김용래, 정빛나, 한미, 인도태평양-신
남방 연계 국방 워킹그룹 설치 추진,
연합뉴스, <[https://www.yna.co.kr/
view/AKR20211013030200504](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11013030200504)>
(2021.10.13)
- 三、김진하, "인도태평양의 지정학과 신
남방정책에 대한 전략적 고려사항,"
신남방정책의 전략환경 평가 및 추진
방안: 2018정책연구용역 결과보고
서," (서울: 국립외교원 외교안보연
구소 아세안인도연구소, 2018), pp.
129-189.
- 四、나용우, 신남방정책·신북방정책 추
진전략과 정책과제 (서울: 통일연구
원, 2020)
- 五、문재연, 한미, 첫 대면 2+2회담서 이
견 곳곳 노출... '대북정책 조율' 과제,
헤럴드경제, <[http://news.heraldcorp.
com/view.php?ud=20210318000723](http://news.heraldcorp.com/view.php?ud=20210318000723)>

- (2021.3.18)
- 六、박정엽, “文대통령 "아세안 10국과 바닷길 열었다...이제 부산서 대륙까지 육로 남아”, 조선일보, https://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11/27/2019112702391.html. (2019.11.27)
- 七、손덕호, “블링컨과 회의 후...정의용 "미·중 하나 택하라는 것은 불가능, 모두 중요”, 조선일보,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21/03/18/2021031802727.html, (2021.3.18)
- 八、이고은, 외교부 "강경화, 17일 스틸웰 美 국무부 차관보 접견", 뉴스핌, <https://www.newspim.com/news/view/20190716000773>, (2019.7.16)
- 九、이현승, "AIIB 회원국, 파리협약 이행해야" 친환경 강조한 한·중 정상, 조선일보, https://biz.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7/06/16/2017061602145.html (2017.6.16)
- 十、전종선, ‘한중관계 회복’, 中환구시보 10대 국제뉴스로 선정, 서울경제, <<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1OP20YL1UE>> (2017.12.30)
- 十一、최영중, “인도태평양 시대 한국의 ‘신남방정책’과 새로운 지역주의 전략의 모색”, 동북아연구 (2019. No.34, Vol. 1) , pp. 5-35.

十二、통일부, 우리는 통일을 원하지 않는다? 남한 사람이 보는 통일, <https://blog.naver.com/gounikorea/222535922978>, 대한민국 통일부, (2021. 10. 13)

英文部分

- 一、BRIAN L. JOB, 2020.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The Dilemmas of Middle Powers," *Issues & Studies: 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on China, Taiwan, and East Asian Affairs*, Vol. 56, No. 2, (204008)1-24.
- 二、Chung, J-H., 2007.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三、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s: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30.
- 四、Hans J. Morgenthau, 198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 McGraw-Hill,)
- 五、HSIN-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AND WEI-FENG TZENG, 2020.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How Lesser Powers Respond to Competing Great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s & Studies: 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on China, Taiwan, and East Asian Affairs*, Vol. 56,

- No. 2, (204007)1-24.
- 六、Hwang, B. 2019. "Nor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view from South Korea," *East Asia*, 36: 129-50.
- 七、John Nilsson-Wright & Yu Jie., *South Korean foreign policy innovation amid Sino-US rivalry: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managed ambiguity*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2021).
- 八、Jung Suk-ye, *South Korean Economy Ranked 10th in the World Last Year*, BusinessKorea, <<http://www.businesskorea.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64252>> (April 8, 2021).
- 九、Mason, R. and York, R. 2020. "US-Korea Relations: Shadows still remain and waiting for a cold November rain."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22(2): 39-50. <http://cc.pac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04-US-Korea.pdf>.
- 十、Randall L. Schweller, 1997.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 十一、Russell, Walter Mead, 2014.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The Revenge of Revisionis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93(3): 69-79.
- 十二、Snyder, S. 2018. *South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Autonomy and Alliance in an Era of Rival Power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十三、Soeya, Y. 2020. "Middle Powe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Era." *Issues and Studies* 56(2): <https://doi.org/10.1142/S1013251120400093>.
- 十四、Stephen, 1985.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 十五、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C.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 2017), p.46.
- 十六、本文初稿發表於「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第15屆全國國際關係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感謝評論人平思寧教授提供寶貴意見指正。

作者簡介

張玲玲上校，政戰學校81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102年班、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候選人。曾任分隊長、中隊長。現任國防大學教官。

敬請
踴躍投稿